

韦素园 选集

现代皖籍名作家丛书

责任编辑：徐子芳

封面设计：马世云

韦素园选集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插页：4 字数：263,000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2,800

统一书号：10378·44 定价：1.60元

目 次

忆韦素园君(代序)	鲁迅(1)
远志宏才厄短年——韦素园传略	韦顺(8)

第一部分 创 作

散文小品

晚道上	(45)
春雨	(49)
影的辞行	(53)
端午节的邀请	(54)
蜘蛛的网	(56)
“窄狭”	(57)
小猫的拜访	(59)
焚化	(61)
别	(64)
虚惊	(66)

诗 歌

无题	(68)
忆“黑室”中友人	(69)
乡人与山雀	(71)
忆亡友愈	(73)
睡时	(74)
白色的丁香	(75)
晨歌	(76)

DP17/22

幻梦	(77)
在P院七号病床上	(79)
落叶之歌	(80)
致不识者POVE女士	(81)
生命苦了我	(82)
怀念我的一位亲友	(83)
题芜弟照片	(85)
压干的连翘花	(86)

序言和随笔

序《往星中》	(87)
校了稿后	(91)
序《外套》	(94)
《最后的光芒》小序	(99)
《黄花集》序	(100)
《罪与罚》前记	(101)
书信选(1927—1932年)	(105)

第二部分 译 作

小 说

外 套	〔俄国〕 果戈里(141)
渴 睡	〔俄国〕 契诃夫(171)
恐 怖	〔俄国〕 契诃夫(178)
无 名	〔俄国〕 契诃夫(192)
最后的光芒	〔俄国〕 科罗连珂(197)
人之诞生	〔俄国〕 戈里奇(208)
往绮玛忒斯去的路	〔俄国〕 梭罗古勃(220)
极乐世界	〔俄国〕 札伊珂夫(226)

散文

- 献花的女郎……………〔俄国〕 契里诃夫(232)
孤寂的海湾……………〔俄国〕 勃洛克(237)
门槛……………〔俄国〕 都介涅夫(244)
玫瑰……………〔俄国〕 都介涅夫(246)
玛莎……………〔俄国〕 都介涅夫(248)
小小的火……………〔俄国〕 科罗连珂(250)
海鹰歌……………〔俄国〕 戈里奇(252)
雕的歌……………〔俄国〕 戈里奇(254)
埃黛约丝……………〔俄国〕 戈里奇(258)
巨人……………〔俄国〕 安特列夫(259)
半神……………〔俄国〕 色尔格夫—专司基(262)
冢上一朵小花……………〔俄国〕 契里诃夫(264)
森林故事……………〔俄国〕 珂陀诺夫斯奇(266)
幸福……………〔波兰〕 解特玛尔(267)
鹤……………〔波兰〕 解特玛尔(268)
奇谈……………〔挪威〕 哈谟生(269)
一幕……………埃顿白格(271)
我的灵魂……………埃治(273)
奴隶……………纳曼(274)

诗歌

- 诗人的想象……………〔俄国〕 玛伊珂夫(276)
不要用雷闪来骇我……………〔俄国〕 蒲宁(277)
《蛇睛集》选……………〔俄国〕 梭罗古勃(278)
小小的白花……………〔俄国〕 梭罗古勃(289)
我怕说……………〔俄国〕 茗思奇(290)
我的歌曲……………〔俄国〕 白斯金(291)
厄运……………〔俄国〕 米那夫(292)

这是很久了……………〔俄国〕 撒弗诺夫(293)

其 他

悼素园三首 ……………韦丛芜(297)

热血一腔入小诗 ……………韦顺(298)

——韦素园遗诗介绍

最后一束光亮 ……………韦苇(311)

——读韦素园病中书简

韦素园的性格 ……………韦顺 韦苇(318)

韦素园著译目录 ……………韦苇整理(320)

韦素园研究资料目录 ……………韦苇辑(324)

编后小志 ……………韦顺(326)

忆韦素园君（代序）^注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象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介绍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划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①。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②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

注 鲁迅先生的这篇回忆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期。现收集在这里，作为本书的序言。

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刊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③，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象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④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⑤，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

大学校长林素园^⑥，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象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⑦。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⑧，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⑨。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

略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⑩。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介绍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⑪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象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划，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⑫，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期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纪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

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介绍了望·蔼覃(F. van Eeden)，介绍了爱伦堡(I. 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⑬。还印行了《未名新集》^⑭，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纪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之夜，鲁迅记。

注释

①未名社 鲁迅领导创办的进步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成员除鲁迅、韦素园外，还有台静农、曹靖华、李斧野、韦丛芜等，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

介绍工作，在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②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一九二四年冬在北京参加《语丝》周刊的创办工作，并负责该刊的出版事务，后任北新书局经理。

③一间破小屋子： 北京沙滩新开路五号，未名社初期社址。

④段祺瑞(1864—1936) 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头子。一九一六年初开始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一九二〇年夏被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打败下台，一九二四年又被奉系军阀等推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三月曾血腥镇压群众的反帝运动，造成“三一八”惨案，并将领导和支援群众反帝运动的李大钊、鲁迅等列入黑名单。同年四月被国民军冯玉祥驱逐下台。

⑤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去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⑥林素园 反动小官僚。一九二六年八月末，北洋军阀政府新任教育总长任可澄为镇压女师大学生对反动派的斗争，将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的师范部，自兼院长，任林素园为师范部学长。他们曾于九月五日率领警察厅保安队和军督察处兵士等四十人左右，驰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⑦一九二八年四月，李霁野与韦素园合译、由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寄到济南第一师范，被学校反动当局扣压。山东军阀张宗昌闻悉后即电告北京警察厅查封未名社，并捕去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三人，经关押五十天后才释放。

⑧鲁迅 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是一九二七年一月。

⑨《外套》 俄国作家果戈理(1809—1852)作的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为《未名丛刊》之一。

⑩伊孛生(1828—1906) 通译易卜生，挪威戏剧家。《勃兰特》是他作的诗剧，剧中主人公勃兰特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企图用个人的力量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旧习。他率领一群信徒上山寻找理想的境界，途中人们因不堪登山之苦，对他的理想有了怀疑，于是把他击倒，终于被雪崩所压死。

⑪陀思妥也夫斯基(1821—1881) 俄国作家。写有长篇小说《白痴》、《罪与罚》等。他的作品多描写在沙皇统治下的人们在被损害、被侮辱的境遇下过着悲惨以至被迫犯罪的生活。有些评论家曾称他为“残酷的天才”。

⑫一九三〇年鲁迅曾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一九三一年左翼作家柔石等被捕后，鲁迅的安全受到威胁，为此他曾两次避祸出走，并烧毁了朋友的信札。

⑬以《未名丛刊》名义刊行的译本的有二十二种，如韦素园译果戈理的小说《外套》；欧洲一些作家的散文和诗的结集《黄花集》韦丛芜译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

说《穷人》、《罪与罚》，英国斯伟夫特的《格里佛游记》；李弄野译俄国作家安特列夫（1871—1919）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鲁迅译荷兰作家望·蔼覃（1860—1932）的童话《小约翰》等；曹靖华译苏联短篇小说集《烟袋》，苏联作家拉夫列涅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等。

⑭《未名新集》 未名社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设者》是短篇小说集，《朝华夕拾》是散文集。

远志宏才厄短年

——韦素园传略

韦 顺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这是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四月代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三人为韦素园书写的墓记。言简意赅，评介中肯。

韦素园的一生只有三十年。这短促的人生旅程，他是怎样走过的呢？

素园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的小商人家庭。这个地方古名鸡父城，春秋时代就有了。它南枕大别山，西临史河，与省内金寨县、河南的固始县相毗邻，是两省三县交界之地。它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交通便利，人烟稠密。《霍邱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

“邑中舟车之集，商贾所凑，以叶家集为最。”许多土特产如木、竹、编织器皿等，均以叶集为集散地。象郊区柳树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有竹园。民主革命时期，叶集是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据老人回忆，大约一九二四年，叶集附近就建立了党的组织。

素园原名崇文，兄弟姊妹六人，他排行第三。他开始读书发蒙是进的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古文的基础。这时候素园就具有对封建迷信和不合理事物的反抗精神。他倡议并带头剪去头上的辫子，引起了乡民的惊讶和议论。

鲁迅先生在纪念韦素园的文章中说：“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这话最切中地说明了素园的性格特征。他才几岁的时候，家里大人中有谁说了他一句他不如意的话，他就往房角一坐，闷声不响，不吃不喝，啃着指甲不理任何人，一直到说他的人走到他面前说几句好话，三劝三拉，他才恢复常态。

素园从小就是个循规蹈矩从不说谎的孩子。有一次，他失手把家里准备为大哥的婚礼办筵席而新买的十只大瓷碗打破了一个。爸爸回来，看到地上的碗片，大发雷霆，喝问是谁打碎的。家里人都不敢作声。他却从屋内走出对爸爸说：“是我上午打碎的。”爸爸举手要打，他低着头哭泣，一动不动。爸爸的手又慢慢放下：“好吧，以后要当心点。”爸爸说的很和气，说完就走出去了。可素园还是哭个不停，谁也拉不走他。他不吃饭，也不理人，直到疲劳已极，倒在地上睡着了，妈妈才把他抱到床上去。

一九一三年素园十一岁时，离开家乡到一百四十里外的霍邱县城立小学读书。有一天他在上学途中，在埋蛇沟边看见一条蛇。他花费很大工夫把蛇打死，然后又扒土，把蛇埋好。他赶到学校，迟到了半小时。老师责问他为什么迟到，他叙述了打蛇的经过。老师听他说他贪玩，弄蛇误课不应当。素园不同意地说：

“老师，你不是在埋蛇沟边给我们讲过，古代楚国宰相孙叔敖幼年时候埋蛇除害的故事吗？你还说，这条埋蛇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起名的，为什么我打蛇埋蛇就不对了呢？”老师说：“孙叔敖打死的是毒蛇。我向你们说过，因为人见了这种毒蛇就要死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倒霉，遇见了这种蛇，自己该死算了，可别让别人再遇见它，于是他就把它打死埋掉。你今天在路上看到的小蛇，肯定不是当年那种毒蛇。路边小蛇多呢，你未免太认真啦！”素园认真地说：“我怎么知道它不是毒蛇呢？反正我打蛇埋蛇总没有错。至少也可以免得让小同学们见了它，吓得惊叫吧。”老师

看着素园那认真的表情，摇头叹息说：“你这孩子太认真了，太认真了！”

公元一九一三年，中国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各地风起云涌兴办学堂。当时叶集也出现了革新派，以孟述思、台介人、董琢堂、韦凤章、陈伯咸、朱蕴如、管坦安为代表，在叶集办一所小学，校址选在火神庙。庙内菩萨众多，其中老君、神农、文昌君最上，故火神庙也称三圣宫。既要借庙办学，就得推倒菩萨。哪知风声一传出去，以清朝八贡阎杏荪、秀才尤世生和允恒谷为代表的守旧派，仗着在霍邱城里的翰林李晓峰、绅士裴伯三为后台，阻挠办学。他们利用一些人愚昧无知，煽动迷信，说推了菩萨，得罪了火神，叶集全镇要失大火。接着他们拉拢了一批铁匠出来反对，这样，推菩萨兴学的事不能立就。于是新派就在庙旁的几间简陋的旧屋里办学。一九一四年初春，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安少轩、安仲谋、李仲勋、张目寒、陈世铎、陈东木等都进了学堂。

孟述思虽然是清朝举人，但怀才不遇，感到报国无门，对清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他回乡办学，意在教育后代，唤起民众，复兴中华。他创办学堂，是想借鉴西学，中西合流。学校当时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卫生、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当时的口号是“刚日读文、柔日读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这种新学的影响下，时间不长，师生们都感到学堂与庙宇并立，颇不相称。于是酝酿“废塑像，立新规”，“大破三圣宫，砸烂火神庙！”学生中数韦素园最积极，以他为首的几个积极分子，向同学解说破废立新的意义，很快团结了一批同学。这时候同学形成了两派。反对的是原来就反对办学的旧派人物的子弟和他们联络的同学。不过相持不久，韦、安、李、台几家的学生就占了上风。这是因为，一来学堂有些教师是他们的后台，二来旧派中的阎八贡与这几家也有点亲戚关系。阎八贡是盘踞叶集的实权派，

他看到学堂已经办成，再反无用；新派势力日增，不如因亲戚关系卖个人情算了。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出面阻止。反对派失去了这个台柱子，也就甘拜下风了。于是素园一伙带着同学，呼呼啦啦一下子就把三圣宫内的大小菩萨全推倒砸烂了。他们在庙门前挂上明强小学的牌子，在大门上贴出“圣贤立之教；国民兴于斯”的对联，又把门内庙柱上的旧对联取下，换上新对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门头横联是：“开化民智，教育英才。”此举震动了叶集五里长街，一时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

在同学中，韦素园是最用功的一个。他因成绩优异，颇为教师喜爱和器重。教师中董琢堂是秀才，被誉为经纶满腹，教学有方的楷模。他教国文和历史，因见素园学而不厌，课堂所授他已“吃不饱”，于是便常常给他单独讲授。这期间，素园系统学习了中国历史，他对历朝历代，背得滚瓜烂熟。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常常彻夜不眠，孜孜以求地博览群书。他最喜欢的诗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有时候他俯首沉思，有时候他凝视遐想，而这时候常常从他口中可以听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歌声。他的同班学友陈世铎曾经这样描绘过他：相貌秀伟，体健身强，胸襟开阔，语言直爽，态度谦霭，个性倔犟，去华从简，衣着端庄，爱静亦动，静动有方，喜歌爱画，酷好诗章。

在平常，韦素园也给人一种似乎不苟言笑的印象。当一些朋友聚在一起谈论什么问题的时候，开头，他总是沉默的时候居多，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头咬着指甲凝神地听。到了他认为需要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就开口了。他那沉着缓慢而宏亮的声音，立即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他的一席分析、论证和结论讲完以后，这也就常常是热烈争论的终结。

素园也是能和别人一起游戏的，不同的是他常显出一般孩子